



雨花血泪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雨花血泪

(1)

(13)

(23)

(33)

(43)

(53)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65年·长沙

715.18
872
396620


雨花血泪

编号：(湘)2587

湖南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

(湖南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一号)

长沙市新村路

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 2印张 1插頁 38千字

1964年1月第一版 1965年1月第三次印刷

印数：18,201——30,200

统一书号：10109·801 定价：(5) 0.16 元

目 录

今昔南門口	(1)
二凉亭	(12)
雨花血泪	(23)
楊家园——更新里	(37)
凄风苦雨烂碼頭	(44)
古城新貌	(56)



蕭先桂 石子

南門口是長沙古城南門城門口的名稱，城牆早在一九二四年拆毀，但地名至今保留。舊南門口包括上木橋（現在的里仁坡口）、中木橋（現南門口廣場與新興路接壤處）、下木橋（現在的正興街一截）三條小麻石街，位於黃興南路、城南路、西湖路、社壇街（現在的新興路）的交叉十字路口，大約四五十個鋪面，多是茶樓酒館、日雜槽坊，加上一些魚肉熟食攤担、小販菜担，擁擠不堪。

因為南門口是城南幾條主要街道的交叉路口，又是南郊進城必經之地，人流如潮，穿進涌出，比較熱鬧。成百成千的勞動人民和小商小販，想來此多掙幾個錢，多做兩筆生意，以圖糊口。可是，在國民黨反動政府的統治下，官僚軍警乘機勒索，狐群狗黨麇集為患，流氓地痞滿街橫行，社會秩序糟亂異常，把個南門口鬧得烏煙瘴氣，民不聊生。

“南霸天”稱霸南門 西湖黨聚眾逞凶

從前，提起南門口的圈子大爺，沒有誰不吐舌頭。這裡的

反动会党帮会，有西湖党、白沙党、采花团、关山爷、关圣会、白衣会、财神会、要命王爷、四大金刚、十三太保、四姨妹、九姐妹等，名目繁多，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西湖党。这个反动会党是大恶霸柳森严为了扩充实力，在南門白馬庙开場教打时发展的，伪城南鎮鎮长楊明武是他的第三班徒弟。西湖党成立，举楊为双龙头大爷，王昌貴、张春和为龙头大爷，下分三豹、四杰、四运、四潮、十二游神、十八罗汉、二十四位諸天、三十六友，共計党羽一百零八人。因头目姓楊，称“楊家一百零八将”。柳森严是伪湖南省主席

何鍵的保鏢武师，楊明武等依仗着官方权势，后来又加入了“中統”特务組織。党徒們在楊明武的卵翼下，明目张胆，独霸南門，有“南霸天”之称。他們每天出来，穿起



十粒开胸扣子衣，戴大草帽，系长带子，斜啣着紙烟，橫冲直闖，无恶不作。他們設公賭，开土館，吃橫水，吃空子，聚众斗毆，动手喊打。南門口变成了他們的“私碼頭”，誰不来拜碼頭，誰就要被他們打得个七孔流血。

楊明武住白沙街四号，一九四一年开始当伪鎮长，后来是

中統“湘站”聯絡員。張春和住在他的對門，給他保鏢，由他介紹加入特務組織，任情報組長、別動隊中隊長。他們出入南門口，人人害怕，個個側目。有一次，沈七烙子在里仁坡賣絲瓜，楊明武的包車過身，担子讓慢了一步，楊明武跳下車來，就是一腳，踢在沈七烙子的小肚子上，沈七烙子受傷不久就死了。這班反动分子經常行凶殺人，血債累累，罪惡滔天，群眾恨之入骨。

王昌貴搜刮發家 烏春巷烏煙瘴氣

西湖黨龍頭大爺王昌貴，是南門口生長的，原住烏春巷九號，四兄弟開屠行，做豬肉批發。王昌貴二十多歲就狂嫖濫賭，十分凶橫，他強迫別人打三百光洋會，拿了這筆錢去學“禮節”、操“本事”，當上了西湖黨的龍頭大爺，一九四六年七月由楊明武介紹加入“中統”。後來，他奪得屠宰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的職位，家裡請七個人殺豬，一天要殺七十几只，出進几百塊光洋。下木橋十多副肉案子，都是賣他家的肉。當時南門口有几十副肉担子，他強迫路担子必須入會，入會要辦酒席，繳光洋。有的辦了七八桌酒席，出了三十多塊光洋，還只上個“客師會”。王昌貴將勒索來的光洋放“夜夜錢”，販賣鴉片，設賭局抽“水子”……他任理事長才一年，就在烏春巷二號蓋了新屋，霸了一個戲曲藝人做老婆。為慶賀新婚和新廈落成，大擺筵席，唱了三天三晚戲，賭了二十多天，強迫附近家家送禮，勒索了禮金光洋千多元。真是一個惡霸發家，千百群眾遭劫。

王昌貴的新廈实际上是匪窠，流氓地痞在这里設公賭（有伪警察保鏢），狐群狗党在这里开堂立寨。这帮家伙經常暗藏武器，在街上行凶打架。有一年春节，流水沟陈六老信到王家所屬的案子上买两斤猪肉，回去复秤少了三两，轉来要求补足，王昌貴听到了，破口大罵道：“少秤是南門口的規矩，任誰来了，一斤也只十四两。”不由分說，要陈老信把肉拿去。陈老信多說了两句，就被他打得头破血流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，有一个拖人力車的工人，沒留心，車把手撞了王昌貴一下，王昌貴竟掏出手槍，将这个工人的左眼打伤了。伪警备队跑到出事地点，听說是王昌貴打的，立即宣布“歹徒已逃，姓名下落不知”。

拦路虎明欺暗抢 农民們受害极深

过去有句这样的話：“走到南門口，怕碰拦路虎。”拦路虎指的是那群拦街劫搶、招搖撞騙的人，他們有的就是西湖党一伙。这帮人整天在南門口串街，专门选择那些老实的城市劳动人民、从乡下进城的农民进行欺騙，叫作“吃空子”、“吃撩尖”（注一）、“吃客夫子”（注二）、“吃乡里二老信”，还說什么“見空子不吃三分罪”。他們有黑話和局賬，有打望的、帶籠子

（注一）吃撩尖——意思是拣好的吃。当时南門口有一帮流氓，看到哪里有好貨，便一拥而去，进行詐騙。

（注二）吃客夫子——“客夫子”指外地初来长沙的人，他們不明白南門口有拦路虎，容易上当。

的(注一)、談生意的、乱它的等各种分工。为头的是打手彭細三,他下面譚名叫“抓把子”、“狗熊”的一帮人,既无眞名,也无住址,拦街劫搶,十分恶毒。农民們挑瓜果进城,他們上去一把拦住,拖过秤在秤刀尖上来一点名堂,一百斤就称成几十斤了。新茶上市的时候,他們假装談生意,把乡下农民往茶館里帶,騙走了茶叶,还害得农民要出茶錢。有次,一个农民挑四十多斤茶叶到南門,他們十多个人一围攔去,还的还价,看的看貨,等那农民借秤来称貨,茶叶連袋子都被提跑了,“买貨”的人群也散了。那农民說是替人家代卖的,回去无法交代,被逼得跳河自杀。

还有一帮人就专门丢紅綠巴巴(注二)、卖假药、估球子(注三),四处騙錢,引人上当。

伪警察欺压小商贩 董滿爹挨打坐班房

南門口小商小販虽多,但生意眞不好做,压榨盘剝、吃橫水的人太多了。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探防队(偵緝队)队长田七麻子,和几个伪警察,坐鎮南門口。他們名是維持秩序,实是西湖党一伙,勾結恶霸,欺压穷人。田七麻子的妻子,就是“拦

(注一)带籠子的——帮忙拉生意、出主意,引人上当的人。

(注二)丢紅綠巴巴——一种賭博活动。流氓們用三个紙圈,两个綠的,一个紅的,当众洗乱,摆成三起,用手帕盖好,叫大家用錢物去賭押,押中了紅的获胜。

(注三)估球子——一种賭博活动。猜桔柑有多少瓣数。

路虎”的著名人物。田七麻子和伪警察在南門口吃东西、买东西从来不给錢，整天在南門口吃，晚上还要带走一瓶一袋。小商小販只能迎进送出、口口声声“承看得起”，稍有不周，就被借故罰款，还要挨打。一九四七年，城南路口新开了一个小飯館，老板姓李，湘潭人，田七麻子等經常去打腰餐，不给錢。李老板向田七麻子說好話：“我本小利微，生意又不好，請田先生照顾！”田七麻子认为失了面子，当晚把姓李的抓去，打得他遍体鳞伤，还罰了五十块光洋，后来逼得关門，下乡去了。現住新兴路的董仲卿滿爹，过去挑沙水謀生，家境极苦，好不容易与别人打伙在上木桥十六号摆一菜摊。有次伪警察来买一角錢韭菜，掏出一块烂光洋，要找九角錢。那样的烂板一块还值不得五角，明明是敲榨。董滿爹翻翻抽屜，說：“今天还只做几笔生意，錢找不散！”伪警察粗声粗气地說：“你这里找不散，帮我到隔壁去找！”董滿爹陪着笑說：“本街的，又不是不认得，巡长先生把菜拿去就是。”伪警察眼一瞪，就是一掌，打在董滿爹胸脯上，还把他揪到警备队，坐了一晚班房。第二天警备队长把董滿爹喊去，問他为什么不找錢，董滿爹說明情况，警备队长板起面孔說：“下次不行，做小生意要安分点！”董滿爹找了个鋪保才被释放。当时小商販受过这种欺压的，不知多少，董滿爹就挨过三次打。

特务保长狼狽为奸 抓丁派款敲榨勒索

旧社会实行保甲制，这是反动統治的一种手段。解放前

的南門口，隸屬於城南鎮的四個保。偽保長抓丁派款，敲榨勒索，附近勞動人民深受其苦。當時社壇街有一所幼幼小學，校長周伯超也是中統特務，他與偽鎮、保長伙通一氣，主持抽簽。他們為了討好主子，取得偽市政府的嘉獎，勒索款項，要抽多少就抽多少。每次抽完簽，就派槍兵捉人，關在學校里（偽鎮公所曾經設在那里）。

現在新興路第一居民組組長龍長秀，丈夫劉貴生在南門口一家店里做工，有次忽然中了第三簽，當晚反動槍兵就圍了屋。燈籠火把，吓得劉貴生從後門往外竄，沖爛一塊牆壁，踩爛一口水缸，本想爬到院子里一棵樹上躲避，還是被抓去了。龍長秀哭得死去活來，第二天抱着小孩哭到鎮公所，門警不讓她進去，她就在門外放聲大哭。劉貴生在裡面聽見了，也放聲大哭。可是門警仍然不准龍長秀進去，並且威脅她：“你還不搞清手續，我們就會要解人！”所謂手續，就是要出兩百光洋。龍長秀家境貧苦，實在無法，左借右討，湊了五十塊光洋，又找了偽保長磕頭求情，才答應把劉貴生放出來。劉貴生的弟弟純生，剛滿二十歲，就被南門口的痞子騙走，當壯丁賣了，至今無下落。

在解放前南門口臭氣薰天的露天廁所側邊，馮連生搭個棚子做捲煙生意。他原是湖北人，在輪船上當工人，輪船炸沉後逃到長沙，孤單一身，生活困苦。偽保長甘振華，要抽他當壯丁。馮連生哀求說：“我是獨子！”甘振華惡狠狠地說：“放屁！捉你的‘飛丁’！”馮連生吓得請人做轉彎，把保長、甲長都邀到

“普天春”茶館，吃了两块多錢茶点，答应出五斗米的壮丁款才完事，自后每年都要出米五斗。

熊海熬强奸妇女 王时荣仗势欺人

南門口的保长前后更替过若干个，他們依靠国民党反动政权和西湖党的势力，更是穷凶极恶，罪恶滔天。伪保长熊海熬是蝴蝶采花团的头目，强奸妇女四十多人。有次强奸某妇女，她大声呼救，隔壁姓唐的发觉跑来，熊海熬用木棒将姓唐的打成残废。碼頭工人周汉森之妻周盛氏在家里洗衣，熊海熬推門进去，企图强奸未遂，将周盛氏打得遍体鳞伤，下身流血，不久就病死了。

伪保长王时荣的弟弟王学志在社坛街口开了个香烟鋪，住在里仁坡的电气工人甘振华

（注：不是前面提的那个伪保长）租給他煤气灯，每晚去点。有一晚，那盏灯因为当风，点好以后，被吹黑了。甘振华要表弟高新民去重



点，进门就被王学志打了一顿，哭哭啼啼跑了回来。甘振华跑去问缘由，王学志取下灯对街上一摔，打烂灯不说，还伸出手来打人。甘振华用手招架，王学志脚有些跛，自己閃了一跤。分明是王学志无理，伪保长王时荣却借题发作，说甘振华打了人，邀了西湖党的一群流氓打手，带了掌心铁尺，将甘家团团围住，喊甘振华出来，要打断他的骨头！甘振华吓得躲在楼上，爱人袁淑君死死拦在门口，七十多岁的娘出来作揖，答应改日“邀茶”赔礼；左邻右舍也来求情，方才解围。隔日，甘家在“普天春”酒家设茶点款待这群家伙，由甘振华的七十多岁的老娘出面放鞭炮赔礼才了事。而王学志打烂煤汽灯，却不予理会；打了高新民，更是一句不提。

当时的南门口就是那些官僚恶霸，流氓地痞的世界，穷苦人根本没有发言权啊！

长沙解放除恶霸 劳动人民庆翻身

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，莫说是南门口，全国任何地方，劳动人民都是受压迫受剥削，伸不起腰的，解放后才拨开云雾见到太阳，翻身过幸福的生活。

一九四九年长沙解放，南门口的劳动人民站起来了。在党的领导下，人民群众当家作主，逮捕、斗争了曾经在南门口称王称霸的反动分子。杨明武、王昌贵、张春和、田七麻子、熊海熬在民主建政时先后被镇压，有的伪保长、流氓地痞都分别判刑劳动改造。

十几年来，过去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在政治上、經濟上都大大翻了身。馮連生二爹仍在南門口，早就当了白鉄工人，現任南区新兴手工业管理站群力白鉄五金供銷組組長，今年被选为南区人民代表。过去挨打坐班房的董滿爹仍住在新興路，解放前，他三个小孩在南門口拾煤渣、捡烂菜叶，如今一个是湘潭鋼鉄公司的一級技術員，一个參了軍，一个是矿工。他的晚年生活十分幸福，六十四岁了，还积极热情地担任居民組長。靠出租煤气灯糊口的甘振華，如今在紅旗剧院管理灯光，他爱人袁淑君是里仁坡居委會主任，五十六岁了，工作积极，經常受到表揚。被捉壯丁的刘貴生現在正圓动力配件厂搞采購工作，他爱人龙长秀担任居民組長，两个大女儿都是工人。这些南門口的老居民、翻身戶，对于南門口的过去、自家所受的迫害，記憶犹新。忆苦思甜，他們感謝共产党，感謝毛主席，尽管有些是五六十岁的人了，都还精神焕发，在积极为建設社会主义、建設新长沙貢獻力量。

十几年輝煌建設 南門口气象一新

十几年来，随着长沙城市建設的发展，南門口的面貌早已今非昔比，煥然一新。过去的南門口，靠里仁坡这边就是一个大露天茅廁，“糞水当街流，屑子滿天飞，蚊蝇碰鼻头”。馮二爹的棚子搭在茅廁側边，每早打开門就要扫屎。解放不久露天茅廁便被拆除，一九五〇年，在里仁坡新建公廁，居民說这是南門口第一次出現的水泥房。一九五三年，南門口拆除了麻石

街，建起了寬敞雄偉的廣場；新辟了連接勞動路的新興大道。隨後，黃興路、新興路、西湖路又鋪上了柏油和水泥，路兩旁蓋了新房，修繕了舊屋，清潔整齊。這些，對改善城市交通和人民居住條件，都起了顯著的作用。舊南門口的面貌，只在“老長沙”的心目中留有依稀的印象了。

如今南門口仍是全城熱鬧所在之一，車馬如龍，行人如織。但是，這已經是社會主義的長沙城的一部分了。解放前，南方照相館附近是菜場，屎尿、魚雜、爛菜……生蛆發臭。如今下木橋建有大菜場，水泥地面，清清潔潔。每天早晨，這一帶菜担、熟食担很多，买东西的居民更多，秩序井然。過去打架、罵娘、吐爛痰的惡習早已掃除，被互讓互愛的新的社會風氣代替了。這些，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在解放以後的新社會里才能實現。談談南門口的“街史”，對比今昔，認識什麼是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；是什麼原因造成舊中國的落后，是什麼原因使勞動人民陷於貧困和痛苦，對於我們怎樣愛護和奮力建設自己的社會主義城市，都將獲得一些啟發。

(插圖：曾曉許)

二凉亭

中共洪江市委宣传部工作组



沿着綿延起伏的雪峯山，在巫水流入沅水的河岸边，有座山城。这就是吞吐湘西油、木，馳名江浙的八大油号資本家所在地——洪江。这座在旧社会頗为繁华的城市，是反动統治者、資本家的乐园，是劳苦人民的閻王殿。它历尽滄桑，有着一段痛苦的历史。八大油号厂房所在地——二凉亭街就是它的縮影。

資本家花天酒地 榨油工討米求生

二凉亭街上，那一排排青砖灰瓦、高墙鉄門的建筑，就是八大油号的厂房。圍繞着它的則是一些竹篱茅舍，木板矮屋。在这些破烂矮小、不能避风挡雨的棚棚里，挤住着一百三十多戶人家，他們絕大多数是榨油工人，一些沒有家眷的单身汉，則往往是“睡油床，坐灶橙”过日子。

这些榨油工人，大多数是辰溪、銅湾一带的农民，他們被地主压榨得无法生活，只好背井离乡，沿途討乞，来到这里榨油为生。在旧社会，穷人那有立足的地方啊！就是出卖劳动力

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干这种牛馬不如的活，也得先付出一些代价去滿足那些吸血鬼。要进油房去做工，事先得求神拜佛似的找个人介紹，然后通过工头，交納入会米二斗。于是这些带着創伤、瘦骨伶仃的农民，穿着件单衣，空着肚子走进資本家的油榨坊，去忍受另一种压榨。

工人們工資很低，这很低的工資还要經過七折八扣，受尽各种盘剥，发到工人手中时，不过是少得可怜的一点点。資本家狡猾透頂，他們組織了一个“車盘会”，專門压榨工人的工資。阴历每月十三日发工資，“車盘会”就大摆酒宴，实际上是研究米价，由他們确定米价后就与米行家本家勾結，运来大批大米，把价压低，于是就照这压低的米价发給工人工資，再一次榨取工人血汗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資本家为了压低米价，把工資一直拖到二十八号才发，工人米永松拿着二石六斗米錢到市場只买得两斗多米和一些小菜。工人們整年是过着缺吃缺穿，忍飢挨冻的生活。

資本家根本不顾工人死活，工人受了伤不但不給錢医治，还要受伤者自己請人打替，付給打替人的工資往往超过本人的工資。更厉害的是一到春末油榨坊停工后，全部工人便被解雇。于是悲慘的情景，一幕幕而来：工人王明治在有工作的时候尚养不活全家，堂客要幫人洗衣，母亲还要經常在外討米过活。有一年停榨后，母亲得了病，想吃口飯也沒有，更沒有錢医治，不几天就連病帶餓活活地死去了。堂客周大妹生了小孩，家里也无一顆米一滴油，街坊上聚集点米和油給她才过了“三